

全華叢書



金

華

叢

書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三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邾敗魯於升陘

僖公二十二年

天下有常勝之道大勝小強勝弱多勝寡此兵家之定論也大有時而敗於小強有時而敗於弱多有時而敗於寡豈所謂常勝者或不可常耶非然也用兵以力相加也使各極其力則小終無勝大之理弱終無勝強之理寡終無勝多之理惟恃大恃強恃多墮廢其力而不能用於與無力者同顧不如小者弱者

寡者猶有毫末之力也以吞舟之魚而俯視螻蟻其
小大之相去豈止相什百而相千萬哉碭而失水反
爲螻蟻之食人以爲小勝大也抑不知得水則魚大
而蟻小失水則魚小而蟻大置其形而論其力則是
大勝小而非小勝大也強弱眾寡之相勝皆此類也
故曰大勝小強勝弱多勝寡兵家之定論也魯與邾
戰兵未接之前人皆意魯之必勝矣然升陘之後僖
公卑邾而不設備雖有眾與無眾等爾魯不若邾猶
有一旅之兵一割之用是魯無魯而邾有邾也以有

對無勝安得不在邾敗安得不在魯乎吾嘗論僖公
之爲君納莒拏之俘受介葛廬之朝謦然軒然自處
於眾人之上是亦一僖公也奔走於葵邱之會周章
於踐土之盟惴然眇然自處於眾人之下是亦一僖
公也彼一僖公耳昨勇今怯朝盛夕衰何其多變而
無特操耶殆非專僖公之罪其居使之然也僖公所
居者魯以魯而臨介莒則自大視細心不期驕而驕
以魯而望齊晉則自細視大心不期畏而畏旣見大
國之可尊必見小國之可忽斯其所以禍生所忽而

召魚門之辱與臧文仲之諫忠矣惜其能箴僖公之病而未知僖公受病之源也僖公受病之源安在哉使僖公易地而居齊晉則將變畏爲驕易地而居介莒則將變驕爲畏吾是以知尊大國者非僖公也魯也忽小國者非僖公也魯也僖公不以己爲已而以魯爲己故大於魯者吾亦大之小於魯者吾亦小之豈非爲居之所移乎昔者舜自側微而登至尊木石不能使之愚鹿豕不能使之野耕稼不能使之勞陶漁不能使之辱衿衣鼓琴不能使之逸牛羊倉廩不

能使之奢蓋居爲舜所移而舜未嘗爲居所移也噫
當僖公之時有能誦舜之事以起僖公之病庶幾其
有瘳乎

鄭文夫人勞楚子入享於鄭

僖公二十二年

見奔而謂之敗見閒而謂之讎見憊而謂之疾何其
見之晚也未奔之前有先敗焉未閒之前有先讎焉
未憊之前有先疾焉冥冥之中其先固已瞭然而不
可揜豈必待見形而後悟哉楚子帥師過鄭納文夫
人之勞受享祀之僭又取鄭二姬以歸固蠻夷之常

慙不足以污簡冊吾獨怪叔詹之言何其見之晚也
叔詹譏楚子取鄭之二姬曰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
可謂禮是叔詹徒知無別之非禮而不知受享之非
禮也使楚子不取二姬則叔詹將遂以受享爲禮之
正矣孰知夫受享之際乃無別之先乎當鄭之享楚
子也陳其鼎俎肅其尊彝蠲其巾冪豐其服脩威儀
可則進退可度宜叔詹不悟其非禮也抑不知生天
下之善者出於敬生天下之惡者出於慢一籩一豆
之相去其爲禮也微矣嚴之而不敢犯者敬心存也

是心苟存將無所不敬推而上之至於守君臣父子
夫婦之分爲世大法者同一敬也忽之而無所顧者
慢心生也是心苟生將無所不慢推而下之至於亂
君臣父子夫婦之分爲世大戒者同一慢也是故今
日謹一籩一豆者卽他日謹君臣父子夫婦之分者
也今日易一籩一豆者卽他日易君臣父子夫婦之
分者也楚爵則子而輒當上公九獻之儀庭實旅百
之盛加籩豆六品之侈其於燕享之禮固已無別矣
燕享之無別卽男女之無別也均爲無別耳始之罪

不爲輕而後之罪不爲重始之罪不爲小而後之罪
不爲大豈可立等於其間哉燕享之禮無別其罪隱
二姬之無別其罪彰叔詹捨其隱而譏其彰噫何其
見之晚也吏必先明法然後可以責人之踰法士必
先明禮然後可以責人之踰禮叔詹猶以鄭之享楚
爲禮則旣不知禮之爲禮矣又何責楚子之踰禮哉

楚子文使成得臣爲令尹

信公二十三年

○范武子請

老

宣公十七年

多而不可滿者慾也銳而不可極者忿也治慾之法

有室而無開治忿之法有懲而無肆處已是法也處人亦是法也或者之論曰飢者得食則止渴者得飲則止寒者得衣則止熱者得濯則止慾者得求則止忿者得報則止我慾可窒我忿可懲乃若他人之忿慾不有以少償之彼亦安肯遽止乎嗚呼此非忿慾之譬也忿慾譬則火然畏火之怒而投薪以濟之則其勢隨投而隨熾忿慾譬則盜然畏盜之怒而授刃以濟之則其勢隨授而隨增薪者火之資也刃者盜之資也權位者忿慾之資也假其資而望其止天下

寧有是也先王尊權位以示天下所以嚴萬世之巨防也何人而無慾何人而無忿忿慾方興局於無權無位而不得展足將行而復駐手將舉而復斂口將言而復默念將生而復消有谿壑貪恠之慾鬱勃炮燔之忿莫不限於權位之巨防而止止則回回則有趨於善者矣天下方馳驚於忿慾而不知反也先王固未嘗與之爭也嚴吾權位之巨防使忿慾者窘於無資氣衰力怠道窮途絕俵俵然而無所歸雖吾不使之趨於善而彼自不得不趨於善然則權位者真

先王閉忿慾之巨防也歟先王以是爲忿慾之防後
世以是爲忿慾之資何其反也楚成得臣有功於陳
子文推令尹之位與之以塞其慾齊侯旣辱卻克范
武子遽請老而授卻克政使逞忿於齊噫令尹豈賞
功之物而晉數百年之社稷亦豈二三臣逞憾之具
歟楚非置兩令尹也幸而一成得臣有功耳如使數
人者並立大功吾不知子文復何以與之春秋之時
行人見辱者何國蔑有姑以晉言之若解揚之見執
於宋圍韓起羊舌肸之見挫於楚靈是數事者如與

郤克之辱並發於一時則晉師亦將車敝馬汗東馳西逐徧遶天下盡報諸臣之怨而後已歟甚矣子文武子之不思也將以飽其慾適以滋其慾將以散其忿適以張其忿故得臣之慾與位俱長成師而出服陳服蔡服魯服鄭服曹服衛嗜勝不止貪以遇大敵迄至城濮之敗軍覆身殞爲天下笑向若子文不畀以大柄雖驕縱怨望不過煩司敗之刀鋸耳楚必不至於不競晉必不至於獨霸西廣東宮若敖之卒亦必不至於偕死也至於郤克鞍之戰雖曰幸勝然忿

不思難至欲質齊侯之母苟無魯衛之諫則以晉之
驕當齊之怒背城借一之際吾未知齊晉雌雄之所
在也不幸而敗於垂成則亂原禍端武子安得不任
其咎乎得臣之慾得子文之位而盛卻克之忿得武
子之位而伸君子視人之忿慾不能救則已矣安可
假其資而成其惡乎吾嘗攷論二子之言武子誦已
亂之詩而誤領已亂之意猶未足深責彼子文之語
叔伯者一何悖耶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
仕其人能靖者有幾凡人爵不足酬功慊之者固多

矣若遽作不靖危其國家自非盜賊小人未必皆有是心也子文之爲是言將概以盜賊小人待天下耶自子文之言出人臣之立大功者人君或懼其不靖反加屠戮是功者身之賊也以是位而答是功不復問其材之能否使播其惡於民是功者位之賊也旣立大功自謂居危疑不賞之地而姦謀始生是功者國之賊也一有大功則爲身之不幸位之不幸國之不幸孰敢以功業自奮者耶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晉懷公殺狐突

僖公二十三年

明於觀人暗於觀己此天下之公患也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甚矣己之難觀也人皆知以己觀己之難而不知以人觀己之易同是言也彼言之則從我言之則違其必有故矣同是事也彼爲之則是我爲之則非其必有故矣因人之善見己之惡因人之惡見己之善觀孰切於此者乎晉懷公不知己之無以致人徒責人之不從己殆未嘗以人而觀己也懷公晉國之君彼重